

戴碧湘

追忆《提升》

乔屹

前言

《剧本》月刊编辑部

就《提升》被列为“毒草”一事

致作者的道歉公函

提 升

(独幕话剧·重印本)

茅 朗

江 涛

心潮起伏忆当年

谭 军

蓦然回首话风雨

萧 玉

一个深刻的脚印

万 川

欣闻《提升》破土重印有感

梁 信

题外的话

赵 寰

砍一出戏·绝一条路·

挫伤何止一人

董晓华

茅朗、《提升》及其他

章 明

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

茅 朗

酬戴公赠书《浅水堂剩稿》

(汉俳八首)

闲 鹤 丛 书

话剧《提升》轶事补遗

矛 朗

董晓华、矛朗叙旧录

提升 (独幕话剧·《剧本》发表本)

提升 (独幕讽刺喜剧·广州演出本)

附录：

《剧本》月刊署名文章

《提升》为什么遭到战士们的反对

作者事略

后记

目 录

前言	乔 屹
《提升》内容提要	
追忆《提升》	戴碧湘
《剧本》月刊编辑部1958年9月号《编后记》(摘录)	
《剧本》月刊编辑部	
就《提升》被列为“毒草”一事致作者的道歉公函	
酬戴公赠书《浅水堂剩稿》(汉俳八首)	矛 朗
心潮起伏忆当年	江 涛
蓦然回首话风雨	谭 军
一个深刻的脚印	萧 玉
欣闻《提升》破土重印有感	万 川
题外的话	梁 信
砍一出戏·绝一条路·挫伤何止一人	赵 寰
矛朗、《提升》及其他	董晓华
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	章 明
有这样的人 也有这样的事	华 英
《提升》参加汇演纪事	赫 然
《提升》初稿读后	陈 昊
关于《提升》之事……	周翠翹

前 言

乔 屹

独幕话剧《提升》，是1956年广州军区文艺汇演时的获奖话剧，也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。该剧本首次发表于《剧本》月刊1957年3月号，第二次发表于同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青年文学作品选》。1958年《剧本》9月号发表署名文章《‘提升’为什么遭到战士们的反对》。1962年9月25日《剧本》编辑部就《提升》被列为“毒草”一事致函作者表示“道歉”。

从1956年汇演到今天，三十九年过去了。三十九年后，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戴碧湘君所著《浅水堂剩稿》，在其“三十六年风雨琐记”一节中，就《提升》一剧作了追忆，并对《剧本》月刊的上述署名文章表述了自己的看法。戴文指出，当年之所以对该剧“持批评的意见居多”，是“由于‘左倾’思想影响，这个剧本因此没有获一等奖”。至于上述《剧本》发表的署名文章，戴文以为，那“就不仅是争鸣了。”这里，戴文没有展开论述署名文章“不仅是争鸣”的详细内容，然而，

从总体上看来，超过正常争鸣范围之外所指的是什么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
收入本书的是两次发表的《提升》剧本。《剧本》月刊发表的剧本曾有若干单位据以上演。然而就是这个本子曾被列为“毒草”。第二次发表的剧本则是参加广州军区文艺汇演时的演出本，获奖后整理定稿，较北京的发表本增加了八千字左右。重印这两个《提升》剧本（在人物关系、结构和语言运用等方面有所不同），并汇编多位知名剧作家和老友撰写的文章、书信文字等，旨在提供这个剧本的原来面貌和有关该剧本的遭遇、当年评述以及历史反思的资料。这些问题对一般读者来说，无疑是十分陌生的。即使是了解五、六十年代话剧活动的人，也不易获知其中的详情。上述资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缺陷。并从一个侧面提供了解文艺创作领域反“左”的必要性。

《提升》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部讽刺喜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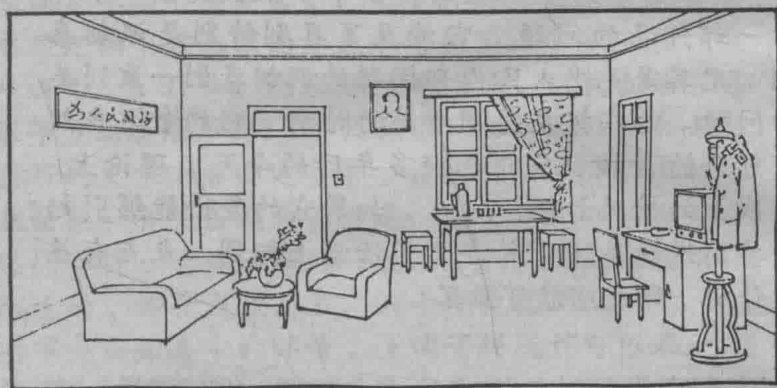
讽刺的主要对象是一名居功骄傲，名利思想严重的人民解放军的大尉营长。

史料显示，这类喜剧，通常没有或很少有正面人物，反面人物神气活现，飞扬跋扈，处于戏的突出地位，似乎看不到光明。但是正如果戈理老人在谈到他的著名讽刺喜剧《钦差大臣》时说道：“在我的剧本中……有一个正面高尚的人，他始终在剧中活动着，这个人物就是笑。”（《美学论文集》）

中国古代的讽刺性喜剧，也往往是通过反面人物的表演，暴露其可耻心理和丑恶形象引发观众的嘲笑，从而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：“是为了让人类笑着同自己的过去告别。”（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》）

《提升》一案的重新提出，不仅仅关系一个作者一部作品的问题，它涉及了喜剧特别是讽刺喜剧，尤其是关乎人民内部问题的讽刺喜剧一系列美学问题，这在极左思潮横流的时期，它的命运自然是可悲的。拨乱反正已经多年后的今天，理论上、实践上的情况如何？……。如果它的复出能够引起一些同道的关注，并在文艺活动上起到一点点有益的作用，那就可歌可泣了。

※乔屹先生系五十年代原四十一军文化处长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，五十年代后期至“文革”期间，系原珠影副厂长，后任广东省体育委员会副主任。



《提升》内容提要

《提升》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部获奖的独幕讽刺喜剧。该剧本于《剧本》月刊发表后，不久便被列为“毒草”。数年后，这顶“毒草”的帽子又被摘掉了。

剧中主要是写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马石禄。

马石禄——大尉营长，在部队刚刚实行军衔制时，居功骄傲，名利思想严重。当时，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一职暂时空缺，有人吹风马石禄可能升任该职。他得知后暗自陶醉，但也半信半疑。他轻信某军官家属韦淑贞的误传，以为自己的提升一事已见苗头。又逢老战友辛少华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归队来访，误以为辛是“新营长”前来接替自己的职务。因而引发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态。在上述情节展开的同时，军区检查团即将来到该营检查工作。马石禄出于争功邀赏的目的，下令突击拼凑一个“典型排”蒙骗上级，被年青的连长等极力反对，并交上一封控告信揭露其弄虚作假的恶劣行径。马石禄却一意孤行，将控告信揉成一团摔在地上。不料被丢弃的控告信却落到了辛少华的手里。老友之间演出了一场不寻常的重逢。马石禄由喜而怒，忘乎所以。忙乱中，马石禄又错穿了辛少华的配有少校军衔的军衣，并得知升任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是辛，而不是自己。他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。

戴碧湘 (原文化部代局长、原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)

追忆《提升》

1956年下半年，广州军区举行第二次文艺汇演。其中有两个剧目不错，一是独幕话剧《家属》，获一等奖；一是独幕话剧《提升》(矛朗编剧)，剧目演出获一等奖，男女主要演员均获表演一等奖。对前者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，对后者，则反映不同。《提升》是描写部队刚刚实行军衔制时，一位老营长很想升级，为此轻信误传而忘乎所以，又恰逢老战友来访，引起了一场误会，以为他是接替自己职务的“新营长”。一个军官家属私心重，对营长升级一事异常敏感，借故推波助澜。她出了不少洋相，对老营长帮了倒忙。结果是老战友升任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，而老营长的官职仍居原位。这个剧目上演后，众说纷纭，在大会举办的墙报上发表意见，署名“争鸣”与“也鸣”的两位同志各抒己见，一褒一贬，可谓争鸣气氛比较浓厚。由于“左倾”思想影响，持批评意见的居多，这个剧本因此没有获一等奖(获编剧二等奖)。后来，北京有人在《剧本》月刊发表了文章《‘提升’为什么遭到战士们的反对》，那就不仅是争鸣了，致使作者矛朗从此没有再写剧本，实属

可惜。

(录自《清水堂剩稿·三十六年风雨琐记》)

※戴碧湘先生系五十年代中期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。六十年代初期调至北京，任东方歌舞团团长，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、艺术教育局代局长。

《剧本》月刊编辑部

1958年9月号《编后记》(摘录)

... ..

插红旗、放百花是刊物的责任，同时我们也不能放松锄草的工作。反右整风以来，我们一直在检查过去编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。感谢读者们经常来信提醒我们，我们曾经批判过一些发表在本刊的不好的甚至有毒的作品，这工作并未结束。本期发表了吴平的“要把观众们引向那里”和某某的“战士们为什么不喜欢‘提升’”正是这工作的继续。1957年2、3月号上发表的“提升”和“一壁之隔”，今天检查起来是坏作品，我们同意吴平和某某的意见。我们编辑部工作上的错误还有待检查，我们欢迎读者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。

※这里将《剧本》月刊《编后记》中涉及批评《提升》的文章作者名字隐去，以“某某”二字代替。

《剧本》月刊编辑部

就《提升》被列为“毒草”一事 致作者的道歉公函（摘录）

矛朗同志：

.....

.....。

关于《提升》一剧，我们后来又作了研究，这个剧本的某些细节描写虽然有不够真实的地方，但本刊过去发表的批评文章把它列为“毒草”是不对的，应该向您道歉。

希望今后多多联系，如有新作，望再寄来。

敬礼！

“剧本编辑部”（印）

（1962年）9、25

酬戴公赠书《浅水堂剩稿》

(汉俳八首)

矛 朗

(一)

举目《浅水堂》，
瞻公生涯源流长。
高风一帜扬。

1995年三月五日，著名剧作家董晓华兄来访。晓华日前由京返穗。他带来赠书一本：淡绿封面，质朴无华。不料是革命老前辈戴碧湘先生(原文化部代局长、四十年前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)的新作《浅水堂剩稿》。连夜拜读，夜不成寐。对戴公的丰硕功绩与高尚人格，深为敬佩。

(二)

何谈“打小旗”？
分明“力培新秀”起。

岭南多桃李。

戴公在《六十初度》一诗中，有“四十年来打小旗”之句。这显出他的谦逊之美德。窃想，以广州军区涌现的剧作家而言，有郭良信（梁信）、赵寰、董晓华、谭军、肖玉、万川、章明、王予、张弦……等一批才华出众的著名人物。不用说还有金敬迈、韩笑、张永枚、柯原等著名作家和诗人了。他们在绿鬓年代之所以能“滚”出来（“滚”，指戴公“同作者一起‘滚’剧本，‘滚’它好几轮”——戴公语），从而茁壮成长，显然与戴公的熏陶和“点化”是分不开的。阳翰笙先生《赠夏衍同志》一诗中有“力培新秀吐芬芳”之句，我以为戴公之对于青年作家的扶持，与阳翰老称赞夏公的诗句那般景况并无二致。

（三）

公叙《风雨》篇，
竟为《提升》解倒悬。
如沐春风暖。

戴公书中《三十六年风雨琐记》一节，涉及我三十九年前的拙作独幕话剧《提升》（该剧本创作过程中，曾蒙原四十一军老首长李丙令将军、江民风将军和文化处长、后任珠影副厂长乔屹〔上校〕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，以及剧作家、原战士话剧团团长万川兄和导演麦飞兄的热心帮助与相契），并忆述1956年广州军区文艺汇演时该剧本未获编剧一等奖的情况（该剧目演出获一等奖，男女主要演员陈葆祥、赫然均获演员一等奖）。戴公还写道：“后来，北京有人在《剧本》月刊发表了文章《‘提升’为什么遭到战士们的反对》就不仅是争鸣了。”这不凡的语句无疑是对我的莫大慰藉。

(四)

拙作浅而粗

惟有如此“马石禄”。

命运该“呜呼”。

某某那篇文章透露一些信息：《提升》发表后，上演的单位“较多”，他了解的就有六个上演单位，据称，“有的单位在该剧演出后，单位的领导同志特意把剧本翻印发给大家进行阅读和讨论。”记得我1958年转业前，还有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两次来函告知他们演出《提升》的动态，并寄来“上演费”。据说，广州有人看过北京“青艺”排练过该剧，后来是否演出过，就无下文。窃想，这是由于拙作写了个“官迷”——“马石禄”出洋相之故（也许它有令人可笑之处吧！）。然而，出“官迷”之洋相立场何在？岂不是“歪曲”生活吗？难道那是“真实”的吗？……汇演时一褒一贬，争鸣气氛异常浓烈。当时就不乏拿作品中的人物“对号入座”的怪事。其实，该剧本是根据部队实行军衔制初期，有些人名利思想较为突出的实际情况而写出的。来源于生活而又有虚构成分。艺术上尚颇粗糙。在有些人看来，剧本应与剧中人“马石禄”一样得到“呜呼哀哉”的命运。所幸者，无论如何，该剧已是一种客观存在之物了。（意外的是，文革前几年，我陪乔公拜访戴公时见到赵襄兄，他说：“你应该写个《提升》的下篇！》）

(五)

京华读书时，

偶见某某装哑痴。

不了而了之。

1962年我在北京参加影协举办的读书会和电影改编班学习时，经同组同学八一厂编剧王军介绍，在一次报告会的空隙，有缘与《提升》批判文章的作者会面一次。然而未见其口中吐出半个字来。我看他不象个评论家角色，而只象个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”的不大不小的“官儿”。当然比我笔下的马石禄(大尉，营长)、辛少华(少校，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)可能“高级”一点。因而不免流露出得意洋洋的“官气”。然而，却掩饰不了尴尬之情状。大家心照不宣也就是了。“左”倾思想影响泛滥之时，情况复杂，深责某某个人如何似乎不大必要。但，他无疑也是够得上做个作家笔下的某类“人物”的。

(六)

展卷览今古，
岁月长河淘荣辱。
历史乃财富。

记得一位老友曾说，我们应站到一个历史的高度去俯瞰那已经过去了的历史现象。历史是存在，也是财富——一笔前人留给后人的遗产，一笔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价之宝。重温岁月的风风雨雨，实事求是地去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，“拂去岁月堆下的尘土，拾起血泪凝结的金粒”，无疑会使后人增进几分聪明；我们和后人，今天和未来，就会少走几步弯路。此言有哲理意味，令人感叹。

(七)

人生大舞台，

总有高下与成败。

懒汉不成材。

戴公在书中说，自《剧本》发表那篇文章后，致使我“从此没有再写剧本，实属可惜。”我想这是他对我的另一种安慰，颇为感激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以为，戴公把那篇文章的作用，是否估计得高了点？那篇文章发表时我已转业到珠影。（周总理一声令下，我奉命去搞电影纪录片达三、四年之久。我有幸躲过了那场风雨）。某人文章对我毫无影响。我几乎把它忘得一干二净。偶而想起来，因它出于本意之外赐予我一点“名气”，我还不免偷笑呢！第三，我混迹电影界数十年，之所以未有所成，主要在于本人不才，勤奋不够，加之机遇欠佳之故。此外，就一言难尽了。对戴公的培养与期望，我也只能用“愧对”二字来形容。

(八)

神医应显威，
助公重阅满园翠。
桃李果正肥。

近日，谭军老兄让我看了戴公夫人周翠翘女士代表戴公致他的复函。函中提及戴公在写作《浅水堂剩稿》过程中的病情（眼疾白内障）以及她与女儿小翘协助戴公写作的概况。令人不胜感慨。但愿神医能使尊敬的老前辈戴碧湘先生解除病患，早日重见光明。

1995年3月广州赤岗塔畔